

# 卡梨達斯的故事

## 居理恩·鄂爾飛敘述

許多世紀以前，在現時印度瑪帝亞邦的烏吉延附近，有條小村子，村子邊上住著一個孤兒，大家只叫他做達斯。這孩子自小被一位善心的牧羊人收養，學懂了羊群的表現，最後接管了看羊的工作。他成長後是個引人注目的英俊青年，憑著簡樸純真的言語舉止，深受村民敬愛。他們特別被他純潔的心靈吸引，他的純潔表現在他對羊群發揮的關愛，以及他迷人的甜美歌聲。

當時這國度的統治者是國王維克拉馬迪提亞，他的獨生女維蒂歐塔瑪公主以美貌和聰慧著稱。她自負而傲慢，宣稱絕不會委身下嫁智力不如自己的男子。

國王再三懇求她和青梅竹馬的玩伴結婚。這位童年玩伴名叫瓦拉儒赤，是個傑出的學者，也是清高的朝廷宰輔，對公主一往情深，爲了單思而苦惱。可是每次國王提出請求，都被公主拒絕。

最後，經不起女兒的堅持，維克拉馬迪提亞國王同意了一個選取合適對像的辦法。他安排了無數的公開辯論，讓公主和候選夫婿對壘。每次辯論都無可避免地由公主勝出，而失望的應戰者則羞愧地低著頭悄悄離開。

瓦拉儒赤目睹這一切，內心受到被拒的痛苦所毒害，無藥可解。一個空中無月的晚上，他稍備行裝，悄然離開了王宮。他徒步漫遊了幾個星期，希望能自我超脫，忘卻吞沒他的靈魂的傷痛。他漫無目的地遊蕩，困乏了就隨處躺下入睡。

一天清晨，他頭頂上的空中傳來奇怪的嘎嘎聲，把他吵醒了。他抬頭一看，實在難以置信，他看到一個青年騎在樹枝上，興高采烈地鋸樹枝。只不過，他鋸的是靠樹幹的那端，必然要從樹枝上掉下來，摔斷脖子。

「嗨，傻瓜！」瓦拉儒赤喊道：「你這是幹嘛？你在自尋死路！」

這出乎意外的打岔讓那青年抬起頭來，咧嘴而笑。「是給羊的！」他簡單地說，似乎完全沒察覺到危險。

「不！我指的是……」瓦拉儒赤開始說，但已經太遲了。隨著鋸子最後一拉，樹枝應聲而斷，牧羊人猛然跌在地上。他隨即躍起，站穩了腳，笑著揮舞樹枝，就像那是獎杯似的。

「給羊的！」他重複說，依舊那麼興緻勃勃。

瓦拉儒赤驚訝地看著他，本想責罵這個人太蠢了，可是那雙明亮的大眼睛讓他感到意外——那雙眼睛帶著幽默與敏感。

剎那間，一個妙計抓住了瓦拉儒赤的心，這個計劃完美得讓他拍了拍那青年的肩膀，縱聲大笑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先生，我叫達斯。」

「好極了，達斯！你的國王命你到朝廷去。」

牧羊人焦急地到處張望，搔撓著胸部。

「可是羊群……」他哀求地說。

瓦拉儒赤漫不經心地揮揮手，推著達斯上路。

「只要你按照我的吩咐，你和你的羊群就會安然無恙。」

三天後，皇宮的大殿擠滿了來自各地的子民，因為瓦拉儒赤派出號令官到全國各地，宣告有一個神秘又無與倫比的學者忽然而至，願意挑戰公主。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，不過有不少故事流傳，說他本是個神童；說他不再迷惑於所謂的知識；說他

退隱到喜馬拉雅崇山之中，證得了至深靜默的力量。因此他與公主的辯論，會在絕對而不容侵犯的靜默中進行。手勢---假如是必要的話---可以用來提出命題。

達斯步進王宮時，衆人都靜了下來。在大殿的另一端，公主悄然而立，銳利的目光打量著對手。瓦拉儒赤把達斯打扮成拉加---印度王公---的模樣。這個牧羊人身穿長至足踝的華麗刺綉袍子，足踏鑲滿寶石的便鞋，頭上裹著紫色細絲頭巾。他得到的命令是在辯論期間，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不許說出片言隻語，只要按著遊戲規則，想到什麼動作就做出來，不必管結果。到這天快過去時，他就會成為皇室中人，大家會為他設下遠超於他能想像的盛宴。因此達斯就毫不做作地面露驚嘆和好奇，站在大殿中央，態度輕鬆，準備就緒。

公主向他走近，慧眼看清了每個細節。過了良久，她舉起一根手指。達斯答以兩根手指。這個答案似乎在公主意料之中，因為她快速地以三根手指作回應。達斯頓了一頓，思考著，一隻手掩著口輕輕嘆氣。他聳聳肩，舉起四根手指。這時公主耀武揚威地舉起右手所有手指，顯然勝算在握。可是，達斯雙手交疊在胸前，拼命搖頭。他直視公主，右手握拳，猛然擊在左手的掌心，然後輕蔑地揮動手臂。公主臉色蒼白，看來落敗了。過了很久很久，她輕聲說：

「我認輸了。你果然是我所知的最崇高的學者。」

在場的群眾爆發了歡呼。當維克拉馬迪提亞國王抹去寬慰的淚水時，瓦拉儒赤微笑了，笑中帶著深深的滿足和嘲諷。

在公主心目中，辯論的過程是這樣的：她舉起一根手指，斷言至高真理齊一不二。英俊的智者舉起兩根手指，質問她為何會有二元論，於是她宣稱是由於三種古納斯（*gunas*）。他把握十足地回應，舉起四根手指，代表四大韋達的永恆智慧。她甚為自鳴得意地舉起整隻手作對應，代表掩蓋至高真我的五蓋。可是，接下來這位智者以無比的信念握拳打向掌心，向在場所有人宣告，只有在公主的心念和小我終於承認無能無助的時候，她才會服從而證得至高真理。就在那一刻，她感到他的目光如此純潔和銳利，她心軟了。她無法否定這項極為權威的靈性勝利。

至於達斯，他不過是按照計劃行事，同時熱切期待著接下來的盛宴。因此當公主舉起一根手指，達斯以為她指出辯論的獎品是一塊煎餅---那是他最愛的餅！.....他花了那麼多功夫，這價錢太低了吧。他也不介意討價還價，因為他又累又餓，而且做足了他們的要求。他說他可以吃兩個。遊戲就這樣進行了.....可是當公主建議五個煎餅..... 哎，那真是太不禮貌也太貪婪了。任何人要是這樣狼吞虎嚥，都活該被羞辱一番，然後叫他滾蛋。

婚禮進行了，那鋪張的程度是首都居民從沒見過的。可是，過不了多久，維蒂歐塔瑪公主就看破計謀了。她和新郎終於單獨相對時，發現這個超凡的智者整天在御花園遊蕩，像個小孩似地吊在樹枝上，自己唱歌自己聽。每當她嘗試跟他作有思考的談話時，得到的回應總是糊塗的笑聲。

顯而易見，瓦拉儒赤狡猾地把呆子硬塞了給她，作為對她不被深情打動的報復。雖然這個英俊青年以愛和熱誠述說自己跟羊群的生活，令她衷心對他產生了溫情，但她的傲氣受傷太重了。當她不能再壓抑五內燃燒的怒火時，她筆直地站在達斯面前，把瓦拉儒赤設下復仇之計的細節一一披露。她看著達斯掙扎著去瞭解她說的話，感到一絲悔意。最後，他的肩膀乏力地垂下，蒼白的臉了無生氣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已不知所蹤。

達斯乘夜逃離王宮時，公主所說的狠話在他心中迴盪。不過幾小時以前，他還是牧羊人達斯，正度過奇異而有趣的探索旅程，但現在他明白自己被殘忍地誤導了，是被耍弄的呆子。在這個國度他是異鄉人，讓別人憐憫和取樂。純潔而善良的達斯弄不明白怎麼會有人如此卑劣。

當樹枝投影在熹微的晨光中，持續了很久的毛毛雨下得愈來愈大了。他看見不遠處的田間有座女神廟，建築鞏固，孑然而立，很吸引。也許女神會對他施恩吧。在陰涼而深邃的廟裡，一盞油燈在供桌上閃爍。一切悄然而寧靜。他站了一會兒，細聽籠罩著自己的靜默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五體投地，哭了起來。他的困惑和內心騷動全部集中為對女神的禱告，從他心中一湧而出：「哦，神母呀！我到底是誰？」

他尋求庇護的廟宇是卡梨女神的神廟。女神如常在黎明前的幾小時外出漫步。可是，到祂回家推開大門，卻發現門在裡面栓住了。

「是誰在那兒？」祂喊道。

內裡傳來腳步挪動和一點模糊的聲音，接下來一切又歸於沉靜了。

「喂！」祂再喊道。一切寂然。接著祂敲了三下門，在晨曦的寂靜中以有力的聲音堅定要求道：「開門吧！」

這次的回應再明白不過了。

「走開！求求你！別煩我！」

師尊卡梨認出了那把聲音。祂以前曾聽過。祂明察到在恐懼和迷惑之下，這個在以往生生世世向祂崇拜，為祂服務的信徒有著堅定的虔誠和純潔的渴求。女神知道這次相遇是命運和大善業的安排。

「啊，」祂輕聲喃喃而語：「是你來了。」

祂俯身向著門說：「讓我看看你的臉。」

祂聽得出門後面有動靜，便柔和地說：「伸出舌頭給卡梨看。」

在廟裡，達斯感到不能抗拒祂的話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門打開了一縫，從縫中伸出舌頭。卡梨女神以無比的愛護和慈悲伸出一根手指，在他舌頭上劃下曼查。

在那一刻，達斯覺得祂把燃燒著的煤球放進他口裡。敬畏之心讓他不能稍動。縷縷記憶像夢境似地大量浮現：他背後是難以想像的龐大旅程。他經歷過貧窮和豐裕，無名和知名，但在每一生，他都向女神求庇蔭，以純潔的心靈侍奉祂。生生世世無窮盡的苦行（*tapasya* 音譯：塔帕斯雅）於瞬間在他的內視中鋪展。



他冒著汗，看著光芒以比他呼吸更快的速度移向他的喉嚨、心臟和肚子。他感到強烈的衝動，想說話，或是想歌唱---他不能肯定。他只知道要是自己一開口，就會無法停止。他看見從自己身心照耀出來的神聖靈感，以聲音的形態顯現 ---梵文字母、字詞---還有形象從那光球中狂熱地舞動出來---他看出了，是這些賦生命以力量。是女神在他之內歌唱。這真是無與倫比。

他張開眼，眨眨眼把淚水擠掉，發現女神卡梨就站在面前。祂散發著同樣的神聖光芒，臉上閃耀著慈愛。祂的笑聲似乎來自四方八面。「啊，」祂嘆道：「卡梨達斯！」

就這樣，毫無學養但心靈純潔的年輕牧羊人籍著女神的神聖恩典，得到了啓迪。在往後的歲月，他心無二用地傾聽那曼查於內在重複和沉澱，越來越入迷。不論晝夜，不論獨處還是與人為伍，他的心念總是沉浸於那神聖的振動。那在他之內沉寂已久的東西現在找到了聲音。這聲音終於引導卡梨達斯成為詩人、劇作家和傑出的朝臣，也是印度史上最著名和狂喜的詩人之一---為他贏得「瑪哈卡義」的稱號，意即大詩人。

